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從大學心輔系的訓練，歷經實習、代課後進入正式教職至今數年，諮商輔導是很看重與人互動、交流溝通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從初接案時的生澀緊張，滿腦子拼命想著諮商理論，到後來漸漸能習慣學校工作的常態與模式，有較多的自信與沉著。進步來自於過程中，我始終思考著怎樣能做得更好，應該做些什麼、注意什麼。

然而，仍然有不少令人困惑的事情，就如實習那年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關於保密的問題，那時輔導經驗不足的我常在辦公室中叨擾學長姐，找尋有空閒的老師討論令我困擾的個案，那時主要的考量是立即處理個案的狀況，卻沒有意識這樣或許會讓個案的情況在無意間暴露與其他人一同聽聞討論內容；直到某次討論課程設計，我驚覺上課時間在 OA 辦公桌的對面竟坐著安靜地幫其他老師做事的學生，才意識辦公室仍算是半公開的場所，雖然課程討論不涉及隱私，可是當下的錯愕感受令我不禁去想：如果可以，是不是可以更細膩一點的注重個案隱私，將這樣的非正式個案討論變得更周全、更隱私一點？

相對的，那年我透過私下的個案督導和學校定期的督導會議獲益不少，但也看到某位代理學姐總選擇安靜的參與個案督導會議，即便他明白表示對個案的狀況也有些困惑，但是參與並傾聽就是幫助他澄清，因為諮商應該遵守所謂的保密，因此他寧可選擇沉默……。這是我第一次深刻意識到倫理守則的問題，那個似乎身為明顯對照組的我，很懊惱的想知道該怎麼做？至少，有大概的行為平衡點吧？

後來，教授綜合活動課程時面臨的是評分問題，面對那些我知道有狀況但課堂表現和作業無法符合課程標準的同學到底該怎麼給分？若不想傷感情的給高

了對其他同學公平嗎？若照期初的評鑑方式給了低分會不會被該同學討厭呢？……已經忘了最終的處理方式，只記得那時的自己也覺得搞笑而詭異，老師竟然比學生更焦慮如何評分。即使後來學科分數的問題始終沒成為我和學生輔導晤談中的焦點，但那時的矛盾感受猶在。

當然在教學現場也可以聽到他人的不同觀點，只是偶爾靜下心來，總不由得問自己，為什麼看似 ok 的處理會得到這種結果？哪裡出錯了？怎麼我的想法跟別人不同？哪個想法比較好或比較正確呢？我以後可以怎麼做？我的困惑帶出一連串好奇，特別是發覺自己與他人想法不同時，就算我不能窮根究底的探討差異，也免不了將疑惑放在心上，從追問「怎麼一回事？」、「之後怎麼做可以更好！」困惑餵養著好奇，思考就這麼一路延伸開展。

約略與此同時，我參加了生命教育學分班的進修，在培訓中很重要的一個領域是道德思考與抉擇，倫理學上多了，我開始思考在諮商領域中是否也有道德標準呢？這樣的道德思考又是如何運作的？

這個時期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閱讀是心靈工坊出版的作品：心理治療的道德責任（李淑珺譯，2004），作者認為心理治療不應著重強調個人意識，且更應擴大去思考我們對社會應負的責任，尤其諮商師既然不可避免的會影響個案，就更應該強調如承諾、正義、誠實、社區等概念。我訝異的部分有兩點，一是看過不少諮商理論書籍強調諮商員不應該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個案身上，可是似乎還有不同的觀點；再者，我雖然接受以當事人為中心的理念，但也的確被這個以社區或社會發展為主體的觀點所吸引。所謂道德，既牽涉人與人的互動，尋求一個長久的良好相處方式，不是就該如此嗎？！

於是我開始涉略一些與輔導倫理相關的期刊、書籍，一方面將學分班的哲學思考跟工作結合，一方面也為之前的困惑尋找新的思考方向，就如輔導教師評分的雙重關係議題，只要不評分單純做輔導諮商就能避免雙重關係和評價的涉入了

嗎？倫理守則看起來表達了這種中立的可能性，如果能做到，我何嘗不想！可是校園中的老師如何在工作現場辦到這點？怎麼避免授課評鑑和諮商的雙重關係問題，或者，怎麼樣既授課又不至因此在晤談中被自己的感受限制？我感到倫理標準離我和現實遠的令人感到困惑。

這段時間中，我也遇到了與我價值觀差異極大的學生，是個滿腦子想著怎麼用非正當管道畢業和升學的孩子，或許是我區分不出炫耀或真實，而這觀念上的差異讓我在晤談中不小心就會失了準頭的想去影響他的觀念，我意識到自己的限制，並透過督導的回饋發覺自己會在所謂道德與標準間執著且追求理想，可另一方面也發現這樣的理想反而將我帶入另一個困境—畢竟，理想上諮商員也不應該強加個人價值觀於個案！

我開始思索自己對社會新聞和生活事情的觀感，與同儕、同事相較之下，我比較執著於希望去區分甚麼是好的、合宜的行為與行動，而當無法做到他人的標準或結果不如預料時，也特別容易感到焦慮，或許我太在意他人的評價了？就如我也曾在與個案晤談後遇到導師詢問談話內容，考量到保密原則的因素，我並未多談諮商內容而簡單說明導師可以給予的協助和後續觀察，很努力想追求不傷害、不違背保密承諾的我，後來得知該名導師在追問學生情況後，對我的未詳盡告知極不諒解，並且反應給單位主管，再由主管提醒我學校體系的諮商輔導不同於一般機構，所以……。

所以，我該怎麼做呢？

我在矛盾低落中，對倫理守則和標準有益多的困惑，所謂理想會不會就真只是無法落實的理想？我該如何看待其他人的評論？若不清楚事實能如何下判斷？但又有誰肯定真實是什麼而能清楚做出決定？事件周圍環境的氛圍是否影響倫理原則的遵守和評斷？或者標準就是標準，沒有例外？

我開始注意諮商倫理的議題，對我而言，倫理是一個理想，倫理守則是一個

高標準的存在，能符合自然是對的、好的行為。然而，這些規範如何訂定的呢？做不到就代表不好、不對甚至錯了嗎？

這些是引導我選擇關注諮商倫理思考的歷程，然而這個主題經過許多專家學者的探討，我知道自己無法就每個觀點一一細究，因此基於以下原因選擇以中等學校輔導教師師生諮商關重關係之經驗探究做為我研究的現象：

一、文獻閱讀後的聚焦探討

開始思索校園常見倫理議題後，也看了一些國內具代表性的論文，探討不同教育階段的學校輔導教師或諮商師的倫理判斷、倫理行為及倫理困擾，有些較著重輔導教師的倫理判斷層次和可能影響的背景因素，有些則是以問卷方式調查教師們較感困擾的倫理議題（何志平，1999；林慶仁，1987；陳文玲，1991；陳志信，1993；楊淳斐，1997；楊佳穎，2004），顯然學校中遭逢的倫理問題的確不少，這讓我有種安心的感覺，至少自己的困惑不是孤單的。而在這些文獻中，雙重關係是不斷出現的議題，雖然大家遇到的困境不盡相同，但也讓我對雙重關係的可能影響範圍有更多理解。

再回到我自己的經驗中，當我困惑著要給學生什麼樣的價值時，我是以教師或者諮商員的身分在思考呢？這兩者的立場不能一致嗎？其中價值觀影響和成績批閱的困惑，多少和我所背負著的教師身分有關，我與學生在諮商室外的師生關係多少影響我對諮商關係和歷程的擔憂；而在校園常見的保密原則困惑中，也牽涉到輔導教師和其他同仁間共同身為個案教師，這個教師身分在面對學校同仁時可以討論學生狀況以求釐清並進行分工嗎？或者仍然得守口如瓶如一神祕且獨來獨往的個案諮商員？

在現實中，關係似乎是學生會尋求老師協助很重要的一個因素，而除此之外，關係的影響還包括什麼？

二、對關係之間細膩情感的探究

倫理學的重點在探討人與人間彼此的關係，因為涉獵其中，難免會從關係的角度出發去思考什麼是合宜的行為。尤其我愛閱讀，近幾年對自傳類作品特別有興趣，隨著作者的敘說和生命史的發展，我想像自己融入那個情境當中，跟著作者一起生活，面對生活中的大小困境、轉折，求學與意外，心境和與他人的互動，感受這些生命故事的力量和情緒牽扯……理解，能幫助我們更進入對方的世界中，而理解又需要有關係為基礎，所以，多重的關係可以帶來親上加親的效果？或者這樣的立場反而會阻礙互動？

在電影 Prime（中譯：春心蕩漾）中，身為諮商師的專業人員發現他鼓勵去勇敢追求真愛、不必計較談戀愛年齡差距的女個案，竟然就是自己兒子的新情人！於是，鼓勵變成了矛盾，畢竟他希望兒子跟教友結婚，不要跟年齡大者交往……再者，聽著個案轉述他所未曾得知的兒子生活狀況、兒子對自己的抱怨……診療椅上，治療者比個案更難受，演員深刻詮釋了諮商師的矛盾，我也一同進入諮商師的思緒：如果是我，會怎麼做呢？

電影中的治療者選擇在督導後結束了治療關係，而我，想著現實中的情境，如果有雙重關係就得結束治療關係，校園中的學生該怎麼處理？如果要轉介可以轉給誰？師生關係不也加速了信任關係的建立和理解的可能性嗎？我對避免雙重關係顯得不那麼肯定的帶著懷疑。

而關係影響理解深淺，在校園中，同事彼此間的關係亦會影響到工作順利與否或工作氣氛，這樣的關係建立倒不見得是在學校共事多久，而可能是共同接觸某位學生或者機緣巧合下得以交換某些話題而加深彼此的了解和關係。在我個人感受中，同事間關係良好與否或多或少影響了彼此合作面對個案時的處理方式，或者堅持固有作法、或者決定給予彈性通融……感覺在合作時，除了專業，更需要良好運用關係的處理技巧。

或者對中國人而言，「關係」一詞有什麼內含的蘊意呢？

三、在差異觀點中學習包容彈性

後來發現大家對雙重關係能否做諮商輔導似乎還真有不同的看法，就像某次研習中講師隨口講到練習諮商技術可以找孩子試試，他自己就會把技術用在孩子身上進行諮商……當下我有些困惑，這是諮商或是親子談話呢？如果是諮商這似乎有嚴重的雙重關係情感干擾呢？果不其然，老師隨後補充對孩子即便是練習也不容易，因為對家人會有較多的情緒牽扯，要保持中立需要很高的功力，他並不建議如此……。

身邊似乎不少夥伴露出困惑的反應，我也是，很好奇老師如何得出這樣的結論，老師對諮商的定義跟我相同嗎？有很高的功力和長久的經驗就能避免雙重關係帶來的情緒影響嗎？老師從什麼觀點看待他與孩子的談話呢？如果避免這些可能的傷害後就能在雙重關係下進行諮商嗎？

雙重關係真的不好嗎？這樣一個由專業人士討論而後訂立的諮商倫理守則受到大家所重視，但撇開了剝削利用、性騷擾等不當接觸後，校園中的師生諮商雙重關係帶來什麼樣的衝擊與影響？我好奇在學校體制中的輔導老師們如何看待這個狀況，不只是教授與專家們強調應避免的言論，而是在教育現場實際發生什麼事！

我希望透過這個研究與對話的交談，幫助我對這個議題有更多元的看法，經驗中觀念的差異中引出我的困惑，而現在，我希望這探討能幫助我和其他對此議題有興趣的輔導教師用更彈性的角度看待困惑所在。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以上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目的為：提升研究者個人對此現象的洞察，以期在面對此議題時有更多元的考量，研究並將呈現受訪輔導教師之環境脈

絡，促進外界理解校園輔導教師面對師生諮商雙重關係一事的經驗與觀點，提供對此議題感興趣者更深入的理解。

而研究主要探究問題為：

一、受訪的學校輔導教師對其角色和雙重關係的理解為何？

二、受訪輔導教師在校園場域中遇到師生諮商雙重關係的情形、過程中印象較深的事情是什麼？

三、受訪輔導教師在面對雙重關係議題時經歷什麼樣的省思和其因應方式？